大易通解　三

焉試思天地之間一氣而已清者成天濁者成地天氣上升之極必下降而入地地氣下降之極必升而上天此雷起於地而雨沛於天昭然其可知可見者也何以不言水而言雲水者附於地而不離乎地之濁氣雲者升於天而已得乎天之清氣也水也雲也一物也故伏於地下之陽氣亦因不離地氣之濁而成雷升於雲中之陽氣亦因得乎天之清氣而成雨雨也雷也亦一物也此雲雷為屯言雲而在天為雨

義也既許以元亨而又戒以利貞勿用有攸往何也蓋動而險非利貞則無以濟險閑屯何庸輕動而往以入險乎惟利在建侯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任己則勞勿用有攸往也任人則逸利建侯也此為占者體屯之德而利其用也本義謂筮立君者遇之則吉愚謂筮使臣者遇之亦吉○內動外險動而往則動而動矣心役於事非無為恭己之義矣動根於靜則動亦靜也動根於靜內動者

究未嘗動而外險所陷之陽必能出險獲濟矣此即利貞之義也況又為任人不任巳之道故不曰不利有攸往而曰勿用有攸往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凡彖傳皆叶韻此傳滿盈當自為句言其氣之充塞兩間也本義合天造草昧為一句解誤也

彖傳明屯名義曰剛柔始交則一索得震陽來交陰之義本於彖傳非臆說也難生者亦即再索得坎陽

經之使如其常綸之使合其變俾上無涸陰下無伏
陽陽氣宣暢陰氣固謐陽以動感時至則發育萬物
生機得振陰以靜應氣和則保合萬物各成性命即
乾之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也非體屯之君子著經綸
之業成輔相之功何以動乎險中而能濟能亨乎按
經綸者治絲之事以喻乎屯如虞廷諸臣禹稷益契
分任教養各効艱難之事也此屯所以繼乾坤也二
帝以前固宜存而不論矣然九年之水非無因而生

中陰幽之域矣故戒占者當見幾而舍另圖得虞方可即鹿而致獲耳必震陽充盛而坎陽斯能流通震陽衰弱坎陽閉陷險必不能出舍而不即免其悔吝莫此為宜矣舍非終舍也培此元陽以元致亨而已象傳言即鹿无虞豈可名為從禽乎君子舍之者非怯也以知往窮之義故必思六月之息以養圖南之翼所謂培萬里之風也○以上內卦三爻震體以初陽為主震之爻盤桓居貞則陽足而出震建侯辭同

富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此蒙之所以序屯後也一家者天下之本也經綸草昧之後興修德教洵急務哉○艮之為卦一陽居二陰之上陰培積而厚盛之氣也厚者陰而盛則陽艮上一陽亦陰之培積所生耳以高山崇土取象最確合乎水而成蒙者山在上而水在下山之高可見水之深難測且山愈高而水必愈深水愈深則險愈極山之高雖可見亦不可即矣蒙者草木暢茂之義原以山高水深成其幽暗

蒙昧此山水為蒙之象義也然蒙豈任其蒙乎蒙必思亨亨不自亨必有亨之者方得顯微闡幽發智啟慮而蒙不終蒙亦猶山水險阻茅塞弗通必開閒披鋒刋木導泉始而豁然久斯大通矣此亦蒙之因象以取義之旨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辭曰蒙亨蒙必求發蒙致亨也彖辭不為蒙者立

言乃為啓蒙者示訓何也孟子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啟蒙者之教立而蒙者之率謹矣既為啟蒙者立訓何不令其求童蒙而必童蒙求我乎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之義也有來學無往教師嚴道尊惟自成已而後能成物耳又以易理明之聖人作易開物成務猶必待占者至誠耑一之心來求斯一筮而即告如再三瀆瀆則弗告非有所靳也大凡占者必先定志志一則誠有筮必應若二

先誠一為感方以誠一應之然後時中之教可以行
不然奚望教之入而道之行乎初筮之剛中志一於
誠再三之瀆問志分而不誠欲告之豈惟瀆於啓蒙
者乎恐以雜亂塞蒙之心思志慮使之狐疑猶豫將
失其誠以濡於偽耳故不告非靳也正以慎處乎蒙
求也何也童而蒙焉赤子之心渾然中存未有不正
者也惟恐瀆之使本正者無以養育而成全之耳倘
能順蒙初心之至正者而以耑一至誠之道養之則

全乎物與无妄之體合天道矣存乎天命為性之理盡人道矣天道合人道盡聖人之誠德也而所以養之不失其正者則聖人所以為聖之功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童以養正而為聖功以成聖德又何疑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象傳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者泉之所以達其源也育德者山之所以登其極也四字蓋山

乎愚賤之分也

在本文以陰變陽為損涉險初步蒙晦尚固非嚴竣之教戒如刑人之迫篤無以啟誘之所謂明刑以弼教正此道也如童蒙之幼頑劣已甚必有懲創方能悔艾太甲之遷桐伯禽之被撻皆此文之義也如寬緩其事說桎梏而無所防範則任情以動流於匪僻其吝可知矣此說似與本義異然觀象傳正法之辭似無說桎梏而縱之使往之解遵本義何如遵傳耶

又如亂世用重典所以開發頑民服馴新政耳殷盤庚之遷周東京之立皆尚嚴而不尚寛正是蒙初之象雖太上以寛服民然必在乎重熙累洽之世非去染作新之令也漢以寛大除秦之弊然漢法何嘗寛大哉勿為耳食者所悞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變為剥之六二在剥二以陰變陽為蒙繫以剥牀以辨蔑貞凶變順為險剥牀雖未有與而蔑貞則

土地人民而為寇盜之行也與師戒小人一義而互
相發明焉○象傳言上下順以變坤而得順之德耳
禦寇亦不過啟其蒙何非順德乎如為寇則非利兆
馬之貞無論上下皆非順也
以上外卦三爻以艮為體四之困蒙困而不學方吝
上之擊蒙是非爭辨至如聚訟甚且各秉師承以相
排詬結為仇讐成乎朋黨後世如朱陸程蘇之門人
正為寇耳與此爻之象正相近而著戒切矣惟五陰

柔中正乃童蒙而可教以正養作聖之功者故得吉焉

蒙卦內卦三爻所言皆教家之事而初以刑人言近則易玩故以刑弼教之始外卦三爻所言皆教國之事而上以禦寇言遠則易泄故以兵振教之終然刑與兵聖人不得而用之究之內教家以率妻子宜兄弟為先外教人以勉困知求巽進為務耳且初之刑人以朴作教刑言也上之禦寇以蒐以講武言也即

屯蒙二卦四陽二陰以陽為貴為用然其體亦陽何也根於乾也何謂根於乾合中男長男為屯合少男中男為蒙俱陽也故曰根於乾即坤亦附於乾如母之隨父也

乾下坎上 ䷄ 需與訟相綜四陽二陰之卦陰少貴陰根坤之卦無繼也其承接者屯蒙由主陽二卦後敘主陰二卦分根於乾坤以為易之門也

需屯蒙無所繼根於乾長男次男成屯次男少男成蒙所以根乾從父也需訟無所繼而根坤有說乎需以

此需之所以為君子親賢小人樂利將以合天下後世而為明新之極也然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凡事之應需者俱可觀象取德於斯

水天相值而為需天之高也水之遠也盈科而進放乎四海需者順水之性也過顙在山則逆水之性而不能需所當需未有不躁妄而失其據矣再如雲漢之生嗟時雨之待澤雖聖有桑林之禱禮有雩祭之文然升中告虔致敬盡禮究俟誠意之孫感陰陽之

四表在下之君子非一日之修身發潛德之幽光需有孚而後能光亨古者叶此孚德乃致光亨耳此無他義利貞而已貞即孚也利乎貞者守乎正以為需不期乎光亨自得由中形外之功用矣居於夷者既得一以為守涉於險者自獲攸往之利利涉大川何疑乎蓋有孚者乾元剛健之德也以陽德為守之體以主乎乾即以陽德為行之用以濟乎坎坎中之陽即乾陽也其濟險之德亦即自强不息之德也卦雖

異而陽同陽至一無二者也有此陽德而能需久所以用陰者在是矣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中正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彖傳釋卦名義首以險在前為言於彖辭已徹有異同矣蓋為占者申明當需之理數也需而名之曰須須待也待以為用也待而似勿用正所以為用也凡

事之遽難得理者正為艱難險阻在目前急遽苟且
斷不能俟成見小欲速反致於不達故須必待其時
以觀其變審其機而後履險如夷守靜御動險不成
險無困窮之道而得光亨之效矣何也以剛健而不
陷也人見需而遲滯似陷溺而不振作不知剛則不
以私意僥倖而冒險健則不以疑慮猶豫而失機不
動則已動則出險而有功此剛健不陷之道即有孚
而利貞之義也明乎需之為需主乎乾之德濟乎坎

凡應需者立辭以盡其意但屯之水雷也蒙之山水也莫不以水為險故經綸草昧以開屯果行育德以啟蒙猶必相需之久而後能成成則永永而無斁矣是需之次於屯蒙需之久而開天闢地遂生復性猶為生民之大事非旦夕可致之效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象傳曰雲上於天大旱望澤必瞻雲霓雲上於天雨將至矣為需者慰其懸懸正見不必更有所為惟飲

陰柔中正則得茀必濟矣正為變需不應急動也
在本爻以陽變陰為既濟乾體變離不能剛健而有
憂懼之心幸其離明遂有商榷之言然能以陰柔之
退濟其陽剛之進則需於沙而中立於不夷不險之
間不陷之義曉然洞悉亦必能仍全其陽剛健不陷
出險能濟不致困窮也終吉者亦七日得之義也變
爻彼此叅看其理數方備筮之久方得之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

敬慎不敗也

九三變為節之六三在節三以陰變陽為需兌變乾柔金變剛金澤竭之象故應節不節則有嗟若之占无咎者無所咎也

在本爻以陽變陰為節乾體變兌陰柔而具悅德又隣於險失其爽塏之據次於下濕之險需於泥之象也需泥泥未入而陷於險然兌體上缺傍乎潤澤自決其隄防則犯難矣決口受水開門揖盜也致盜之

至必矣不言凶咎者不自喪其防維但需亨於險阻
猶可免凶咎也所以象傳曰雖需於泥災外震隣
而不切膚果能敬慎以守有孚之戒徐待光亨之吉
則仍不致於覆敗凶咎耳以上內卦三爻陽剛之體
德初變巽以巽順為不犯難利用恒常初需之時正
宜從容暇豫以退為進也二變離以明為健雖無勇
者之不懼而有知者之不惑惟守乎貞孚而仁全則
知勇俱優矣三變兑以健為悅有以悅為進之象兑

夬悔反亡者以需為夬得夬之正也

在本文以陰變陽為夬剛健不陷之德既有孚矣雖

需於血雜乎陰險之中而自出穴已入羣陽之類終

歸於不陷出谷遷喬之義也亦不言凶咎需得宜耳

象傳言以順聽也順者陰德聽乎五陽之命以為不

陷而出險也在夬四臀無膚亦血之象血乃陰之盛

臀而無膚膚者陽也臀者陰體在上之下也夬四聞

言不信陽變陰無所信從需四順聽陰而從陽聽之

需以出險以明濟剛終吉可知
以上外坎三爻以五之陽剛中正主乎通卦所以辭
同大象以安貞爲需道所以待德成業者乃無爲而
天下平之義象也四以順聽於五而出穴上以助得
於陽而終吉皆主陰以從陽爲吉焉
卦四上二爻陰也以從陽爲義何主陰根坤乎需者
陰道也五爻主卦陽也而需必貞焉則陽貴以陰濟
故論卦體德必主陰根坤耳

訟亦無所繼而根坤何說乎訟者陰險之事自天水
陽德中生出人生有性性理也陰也轉生出情陽也
遂有公私其私者為陰公者為陽又自一太極中生
出兩儀也故訟之中有是非聽斷之者有明闇皆以
情求情之義象也聖人無訟之原在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是情而虛偽如無情也情雖有公私以私情為
無情究之情亦有公無私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
為善矣論其與性合一之情也人之性情不能皆公

曷亦時惕於中而自省否乎誠惕然自察所謂孚者理之大通於世者乎抑意之自窒於己者乎於斯盡克己之力屏自是之心開誠布公舍己從人焉有訟乎且罔不吉矣如此而横逆之來强暴之侮仍不息焉利見大人者使民無訟之君子可以相質也斯時有聖人而在位秉剛健中正之德以臨民聽訟利見之而何訟不正哉然以息爭也非以長訟也欲濟險而不為人所陷也非冒險而欲陷人也故云不利涉

川焉此川在人心方寸之間君子惕中則坦坦如也
小人終訟嶮巇莫測矣明哲保身君子以退避而自
全者有矣傾側奇衺小人未有不肆害善類一網打
盡者也終凶之戒盖為君子小人兩示也彼小人不
足謀矣為君子者存有孚而去窒常惕中而自克何
有終訟之凶乎已為聽訟之大人則秉公持正以斷
訟且修德化民以無訟矣若有訟而聽於大人有大
人聽訟君子小人是非曲直一見而定亦無終訟之

品之陽惡陰惡明心術之易識難防無不前民用於

至微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象傳曰天與水違行又從訟之源頭說見天運左旋

水流東注違行顯然似訟之象然孰知其始之本一

氣以運化於無息乎天水本一物而自有私者視之

則言天者必左言水者必東矣其間仍有執固之見

似無私而較嗜慾之私更甚天水何與於巳且天水

因心以制物而不為異此乃知事之不一而理一理之末不一而理之本無不一也於此謀之方為善也何也一者元也元者始也易簡之善配至德易簡之理得而天地事物無不開成於聖人之一心焉烏有訟之可論哉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變為履之初九在履初以陽變陰為訟履之始

有陰柔則為靡靡不振之人諸事頹墮人心不附不為所用何能訟乎此爻為主內卦歸而逋戶宜就散其黨說如朋亡渙羣之義為是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變姤之九三在姤三以陽變陰為訟姤而為訟巽順變險陽動陰傷臀無膚其行次且之象然在姤變陰雖厲而無大咎也

本爻變陰為陽為姤訟而為姤舊德可食守正雖厲

者也復即命即惕中也也本義言復就正理理即性也
性即命也命者性之原本求正於理之原本復而即
之復性之義也渝者變化其氣質之功也安貞者平
日安於貞固執一而不可化者也能濟乎此吉何如
之訟雖剛險兼成必竟以剛起訟故以陽變陰文訟
皆不克成訟焉象傳釋復即命渝安貞但就不失言
之不失者克全其性命變化其氣質以不失其本心
而已究之渝氣質正以復性命且復即命於性無加

由於有孚誠中形外斯獲吉也此與訟之九五以中
正為有孚相通也
在本爻以陽變陰為未濟繫以元吉者陽剛在外而
成訟陽剛渝柔而訟無終矣且剛健變為文明文明
而健居於尊位以理乎訟有訟聽之皆得平允必漸
致於使民無訟元吉可知矣象傳歸於中正過剛則
不中明而不剛則不正剛健文明所以為訟卦之主
爻而為聽訟之大人合天下而利見之也

之鞶帶絶無而僅有之事終朝三褫之乃一定不可移者也象傳言受服之貴因訟而致不足敬也總見不可終訟之義而已再者初在下變兌口在三爻上爻變兌口在本爻似有訟而尚口之象故能以喋喋受賞而終被褫不存焉援云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雖不以訟言亦可想見世情矣

以上外卦三爻健體以之成訟則剛惡也惟九五變離為剛健文明主乎訟卦為大人之德位四近五能

言慎始者一事一物之始非萬事萬物之始也聖人於萬事萬物之始其謀之也豫故一事一物之始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至於賢哲以下不能一貫則必求得忠恕之道忠以成己恕以通物一心爲始而事物之始俱由此推暨此忠恕之所謀者久之亦一貫之道也再下此而初學之人能一事一物必謀始焉亦可以謹小慎微而免成訟莫悔之患矣象之謀始一言聖凡舉莫外矣

比二卦根於乾固陽少貴陽矣乾坤之後先敘四陰二陽之卦二次敘四陽二陰之卦二方敘五陰一陽之卦二為師為比相綜成卦俱自乾坤蘊之出於其門亦無所繼也敘卦之次第亦有另義兼明之以申序卦聖傳之未盡者耳

在三陽三陰四陽四陰之卦後敘以五陰一陽之師比師固衆也比亦因衆而比蓋乾坤之後生人為萬物之靈秀其性一而其質不同清濁厚薄各得於天

謂之毒天下況乎窮兵瀆武好大喜功以人命為草
菅崇以闢土地充府庫為志者毒天下而終以自毒
其不得貞正之道有凶無吉不能免咎何待筮而後
明哉蓋自揖讓以後兵事日勝春秋已無義戰矣然
猶論曲直壯老以決勝負戰國以降弱肉强食屠則
連城坑則數十百萬毒之烈何如聖人之仁及於百
世於師致警深切著明殘民為心者一讀易而庶幾
可以稍寡其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見地水之相成而濟物也非以毒天下也故在師不言師而但言容民畜衆孟子所謂樂天者保天下之義也即畏天者保其國亦此義也君子素位而行樂天畏天總以善保為義無事之日厚其生正其德養其欲給其求可以容畜之者内無不盡其心外無不備其政本以安綏而鎮定此民此衆也非欲其國富兵強為克敵

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衆之象也土所以統水也地中則安瀾地上則橫決容畜之象也故象不言師而但言容畜就其本源明其義而已○容畜之道在乎厚德而坤之厚德在乎資生然則厚民之生為容畜第一義也明矣況土厚則水深必不橫流土弱而水橫流其涸也亦可立而待蓋土弱水亦不能弘長矣上失其道至於民亂亂民何能久乎必有神禹經綸草昧另為平成一番而水方復歸渠行乎地

中然社稷已墟而民已殘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六變臨之初九在臨陽變陰為師初陽臨陰取義咸臨同九二以治四陰故曰咸亦兼變師臨衆之象在本爻以陰變陽為臨初陰隨陽以其始進故以律示初出而以律與否正弗正之大關也不正則否臧凶可知矣初隨陽而往陽即剛中剛中即律也又恐其否臧者險體變兑内險而詐外以苟且取悦為隨

在本爻以陽變陰爲坤以剛中之德而又濟之柔順
爲一卦之主爻故繫之以在師之中中者正也中而
正所以貞貞所成吉而无咎王指五言爲二正應在
二臣道也五君道也在卦體則以一陽統率五陰上
下皆應五雖君而亦應帥師之臣矣三錫命者申命
重疊也象傳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言寵來自君而
剛中之道稟之自己者也承君寵即承天寵其寔天
德自貞耳王三錫命豈有君營功利臣竊勳名之私

元滅金僅得空城漢之求大宛之馬而師老財匱即此爻之戒也

在本爻坎變巽為升在師以變升忘險而進亦此象也爻言輿尸之凶象傳必大無功理有必然矣二爻參看於此猶的○以上内卦三爻險體在師中以二為陽剛中正主乎一卦以帥羣陰故吉初變臨戒以律三變升進而凶皆致謹於冒進貪功師期無師之道也必皆附於二爻之中初得律而三有功矣

六四次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四變解之九四在解四以陽變陰爲師坤變震以一陽主二陰故有拇象朋至即二陰也二陰相從而孚不言吉凶而孚即吉也

在本爻以陰變陽爲解兵以解釋爲吉交結爲凶故爲左次之繫而以无咎明之凡陰變陽應進而退者惟其能進而不進如晉之避舍於楚齊之歸田於魯皆以弱爲强以柔爲剛師之善道用老氏而不遠於

聖賢者也所以象傳以為未失常也常者師以陰道為常道即正道也亦得乎貞之義者也无咎即吉也在師為然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執言古本作執之

六五變為坎之九五在坎五以陽變陰為師取水不盈滿期於祇平而已亦以无咎為吉水之性至平以盈滿則溢如恃衆驕亢則危矣

師不重在貪功獲利而重在修德弭兵至於輿尸即喪敗在彼仁人且恤之君子且危焉若自我而覆軍辱國或竟爾喪亡凶何如乎皆兵凶事而易言之為之權輿矣聖人之意師期無師於君於帥何其愷切哉象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如二之剛中可以任之也若弟子之使必至輿尸何當於使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賢良而宣德布惠為臣者保守寵命而輔世長民務為勝殘去殺久安長治之計險雖設而不恃衆惟保以永懷斯能弭亂消兵德盛化神而師常寓於農矣此方為水行地中地能容畜乎水聖人修文德而不廢武備所以雖言師而不尚師也於上之一爻不尤深明其訓哉

用小人必首及於除君子以汚朝廷次及於致亂亡以危社稷禍終及小人之身小人之被用必先言利次言刑次言兵言利則財聚民散人